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三

臣註

臣註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物色

善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善曰劉熙釋名云風者放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善曰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何曰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為楚大夫時襄王驕

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

曰楚有謂頃襄王曰王緒繳蘭臺徐廣曰緒縈也七見切

翰曰蘭臺臺名

宋玉景

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五臣下有者字

善曰景

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皆楚大夫侍者侍於王也

風聲也至於王之宮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

庶人共者邪

銑曰披衣當風快風之涼因言此風我與眾人共有之邪

宋玉

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

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

加焉

善曰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

曰風溥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齊曰溥徧暢通也言風乃天地普暢之氣徧通而

至貴賤皆及也以宋玉獨為王風故以此言而折之今子獨以為寡人之

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鉤來

巢空穴來風

善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似橘屈曲也考

工記曰橘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此以

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

也翰曰枳木名句謂多句曲空穴謂門戶之穴言木之句曲者其多巢鳥門戶之穴風多從

其所託者

五臣下有因也字

然則風氣

五臣作殊焉

善曰者下或有因字非也 向曰 王曰夫風始

安生哉銑曰問風之所由生也 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

於青蘋之末善曰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

萍也 良曰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善曰春秋

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爲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

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徂山縣有山山有

穴口大數尺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 良曰

侵淫風流散貌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

蘋末流行溪壑 緣五臣有 太山之阿舞於松栢

盛於谷之口也 於字 之下 音戶 善 飄忽湫 普 滂 普 激颺 標 怒 善

也 泐滂風擊物聲標怒如標之聲說文曰標火飛

也 俾堯切 銑曰言於山木之間激物爲聲

也 十州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

對天之西北門也 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

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 濟曰眩 歷石伐木

眩聲也迴穴猶急也錯迕交錯也 善曰眩侯萌切埤蒼曰

眩眩乎 雷聲迴穴錯迕 善曰眩眩風聲廣雅曰眩聲

也 十州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

對天之西北門也 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

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 濟曰眩 歷石伐木

頓梢擊也言風聲如雷急 至其將衰也 善本無

而交錯頓擊木石林莽 善曰被麗披離四

被麗披離衝孔動捷 散之貌也字林曰捷拒門

也 翰曰衰微也被麗披離輕舉貌捷

門也言風之將微輕舉衝穴動門而已 昫絢

粲爛離散轉移 善曰昫煥粲爛鮮明貌 翰曰

轉微也移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五臣作 升降

猶微也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 忽字

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

五臣作萼

葉而振氣徘徊

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

獵蕙草離秦衡繁新夷被莢

五臣作稊徒兮反

楊

善曰說文

曰邸觸也邸與抵古字通廣雅曰菁華也精與菁古字通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

木名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楚辭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

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莢同向曰邸觸激

急也離獵繁皆經歷也言雄風之起凌越 迴穴

衡陵蕭條衆芳然後倘 伴 中庭北上玉堂

躋于羅帷經于洞房 躋 得為大王之風

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倘伴猶徘徊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嫫

容脩態亘洞房 良曰歷諸芳草忽上衝衡陵蕭條然散衆芳之氣也 翰曰倘伴猶盤旋不

定也躋升也言能上升 故其風中人狀直憺慄

憺 五臣慄五臣慄 慄 清涼增 五臣欬 依既切 善曰

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辭曰憺慄增欬鄭玄曰憺憂也說文曰憺痛也憺寒貌毛萇詩傳曰慄烈

寒氣也 銑曰憺慄淋慄寒貌言 清清泠泠愈

病析 先 善曰清清泠泠清涼之貌也愈猶差

醒酒病也析解也 濟曰愈差也 發明耳目寧體

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 五臣無也字 濟

也言能開耳目之明安利人之身體者乃大王之雄風謂雄駿之風也

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

之風塢然起於窮巷之間堀窟塢窟塢課揚塵善

塢然風起之貌也堀塢風動塵也廣雅曰堀突也淮南子曰揚塢而弭塵許慎曰塢塵塵也塵莫

廻切 銑曰塢忽起貌堀塢昏闇貌言勃鬱煩庶人之風忽然於窮巷昏闇而揚塵也

寃衝孔襲門善曰勃鬱煩寃風廻旋之貌司馬

起衝孔動沙塢善曰塢或作謳非吹死灰駭溷

濁揚腐餘善曰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

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翰曰塢沙堆也言振動沙堆吹其

死灰驚亂濁薄之氣揚腐臭也邪薄入壅牖至於室廬善曰禮

曰儒有蓬戶甕牖向曰故其風中人狀直傲

徒溷鬱邑毆驅温致濕善曰傲徒對切孔安國

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傲溷煩濁之貌字林曰溷亂也王逸楚辭注曰鬱邑而憂也素問曰冬

傷於寒春必病温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毆温濕氣來令人致濕病也良曰傲溷

惡亂也鬱邑憂也言惡中心五臣作慘錯怛丁

生病造熱善曰慘怛憂勞也方言曰怛痛也素

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中脣為脣五臣作

得目為瞶音蔑善曰說文曰脣脣瘍也呂氏

曰蔑眇也蔑與職古字通眇充名
支切銑曰言能為脣目之疾
眇昔牀嗽所

獲死生不卒七忽切善曰啗齧嗽獲中風口
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

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齧
齧也嗽吮也聲類曰嘍大喚也宏麥切獲與嘍

古字通濟曰言差與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死皆不可卒然而至也

良曰雌風
卑惡之風

秋興賦 井序

潘安仁善曰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與者感秋而興

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善曰十四

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
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翰同善

注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
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

賁即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相玄既篡將改
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

荅云無省當時殊迂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
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

玄咨嗟稱善向曰寓寄也時岳
任中郎將即將省官故云寓直高閣連雲陽

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善曰言閣

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珥猶插也蔡邕獨
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

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
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處銑曰

閣高故稱連雲深故曰罕曜蟬以金爲之象蟬也皆侍中散騎之冠冕也綺紈貴戚子弟之服也言此並貴

僕野人也善曰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氏春秋田替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談話胡不過農夫田

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毛詩曰

帥時農夫播歛百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翰曰攝官謂承其

闕乏也猥曲也言承乏夙興晏寢匪遑底寧善關得曲次朝士之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善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處翰曰譬猶夙早興起晏晚寢卧匪非遑暇底致寧安

池魚籠鳥五臣有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

操紙慨許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善

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翰曰操執也其辭曰命名也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廻薄音博善曰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廻薄向曰薄迫也言四時代爲覽花時之時育兮察節序萬物遞相遷迫也

盛衰之所託善曰字林曰時更別種易曰時育萬物濟曰觀花時可明盛衰之理也

感冬索而春敷兮五臣無嗟夏茂而秋落雖末

士五臣作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索

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舞賦曰

慢末士之翫曲文子曰有榮悴者必未愁悴齊曰草木榮悴誠為末事且猶有感況惟人情

善惡乎善乎宋生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五臣無也

字善曰王逸注曰蕭瑟兮善曰陰氣促急風暴疾也齊曰蕭

瑟秋草木搖落善曰花葉墮去也而變衰善曰形體易色枝枯

稿也濟曰衰謂草木變而枯稿也慄慄兮善曰息念卷戾心自傷慄音了

濟曰慄慄若在遠行之他方登山臨水善曰

遠望視送將歸善曰族親別還故鄉夫送歸懷

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善曰懷思慕戀徒侶也左氏傳

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銑曰慕徒侶也憤怨悼傷也臨川感流

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允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

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

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君何有焉懷

遠悼近齊彼四感之疚五臣作疾心兮遭一塗而五

其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五臣作良無愁而不盡善曰毛詩曰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鄭玄曰疚病也翰曰四感謂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感憂

疾病也言四憂可以為心病也一途難野有歸

燕五臣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善曰楚辭曰燕

翩翩其辭歸鷲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鷲春化為布穀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杜預左

氏傳注曰氛氣也鄭玄毛詩箋曰木葉槁得風乃落良曰隼鷹也秋則搏擊氛秋氣也與起

隕落也於是乃屏輕箑所釋織絺藉莞相弱

若御袷衣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箑非愛箑也清有餘也高誘曰箑扇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織細也絺細葛也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說文曰莞蒲子以為華蓆也又曰袷衣無絮也

也莞蕝蒲蓆也言將鋪而處之御服之也庭

樹滅所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善曰滅枝空之貌戾勁疾

之貌濟曰滅葉落貌戾至也謂葉以灑落勁疾之貌風至而吹帷慢也蟬嘒嘒呼

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善曰毛詩曰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詩

曰嘒嘒小聲也飄飄飛貌楚辭曰鴈天晃朗以離離而南游濟曰嘒嘒蟬聲也

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善曰言秋日天氣高朗晃朗明貌悠陽日入貌

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銑曰晃朗天高貌悠陽謂日寒而微

也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善曰尚書曰日短星昴以

正仲冬毛詩曰夏之日冬之夜毛萇曰言月臃長也銑曰短晷謂日景已短覺其夜長

徒力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善曰埤蒼曰東臃欲明也

良曰臃臃月初出燿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貌淒清寒露貌

良曰臃臃月初出燿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貌淒清寒露貌

軒屏善曰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麟也

麟螢火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毛萇曰蟋蟀

為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蜚初秋生得寒則鳴

燥齊南謂之癩婦也良曰熠燿螢也燦明也

聽離鴻之晨吟善有望流火之餘景善曰毛詩

火毛萇曰大火也流下也宵耿介

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萃省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耿介執節守度毛詩悟時歲之道

盡兮慨俛首而自省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道

盡毛萇詩傳曰道終也廣斑

雅曰適急也列子曰師曠俛首而聽之曾子曰

曰君子且就業夕而自省也濟曰適終也

髮影臣作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善曰服

文曰髮垂而影說文曰白黑髮雜而影字林亦

同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濟曰

班謂黑白雜言悟歲之終慨然自省乃見班白

之髮或承冕或垂領也虎髮下垂貌素白也

文選三卷

九

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

熙兮珥金貂之炯炯五臣作頰頰古鼎切善

漢也言羣儁自致高遠老子曰眾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

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金璫附蟬

為文貂尾為飾廣雅曰炯炯光也翰曰羣儁

謂蟬冕綺紉之人也仰其逸迹自謂攀於雲漢

也志有欲也如此皆謂珥金貂之徒頰頰光明

貌苟趣舍五臣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善曰

作捨六韜

文選三卷

十

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司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銑曰苟且也趣謂求榮利之人也捨謂不取者也言此二者殊途 聞至人之休風也庸詎猶何能識其動靜哉

今齊天地於一指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

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然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銑曰至人謂至德之人常有休美之風齊猶等也一指謂以我指喻彼人指以彼人指喻我指其理固彼知安而齊矣以天喻地其理亦同故云一指

忘危今固出生而入死 善曰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

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生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 良曰彼謂榮利人

也言以榮利為安而忘危也生謂精鬼也言貪欲出精鬼是入死也貪欲之人固執而入死也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 掘側足以

及泉兮雖狹獲而不履 善曰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

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
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
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廣
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是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
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止也
濟曰富貴之人如投足於一跡之地為危殆也
且不踐其位是得安全之致也言留側足之地
掘而及泉雖猴之捷
豈能履哉言其危也
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
於綠水善曰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
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
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
向曰神龜見殺致骨宗廟而祀之貴則貴矣思
反綠水不可得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賤亦

難矣且斂衽甚如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善曰衽
襟也字

林曰紱紱也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向曰衽
衣襟也紱紱也言斂衣紱奔榮利以自激厲也

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善曰水田曰
臯東者取其

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臯脩農圃之疇
張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藉奏記曰耕東臯之

陽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向曰臯
澤也言耕於沃壤之地得輸稅餘自供也泉涌

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善曰禮記曰仲秋
菊有黃華翰曰

湍流菊草也揚芳謂揚
香氣也澨亦水崖也
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

儵五臣作儵之漑漑匹裔反善曰莊子曰秋
長流切

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
於濠梁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

澌澌游貌也良曰淖浴也消消水流貌游儵小

道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善曰莊子有逍遙游篇司馬彪曰消

遙無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

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

曰道遙散逸貌阿山曲也放曠謂無拘束也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善曰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

優游以終歲也銑曰優遊自樂可以終其天年而已

雪賦善曰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媛也水下遇寒而凝媛媛然下也

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善曰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

屬文族兄靈運深加賞之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

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善曰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

言曰時將昏暮白日午昏冥也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傳玄詩曰浮雲含愁色

悲風坐自嘆班婕妤好擣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

久故兼引之向曰暮盡梁王不悅游於兔園昏冥積厚也愁雲陰雲也

善曰此假設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善曰善

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為

弘農都尉去官游梁 翰曰言置酒命賓朋也

召延皆招 相如未至居客之右 善曰漢書曰相

屈之稱 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良曰司

馬相如也末至謂後至也言文章之高故居賓

客之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善曰莊子曰俄而死

頃也 良曰俄而猶 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

少間也霰微雪也 山於周雅 善曰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

粼粼 粼曰北風衛詩皆歌 授簡於司馬大夫

雨雪也王乃感事以歌也 善曰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

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謂與相如稱大美之 曰抽子秘思騁子

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 善曰鄭玄周

也說文曰揣量也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

自謂孤寡不穀 銑曰曰梁王語辭也言抽子

深秘之思妍美之辭齊其容色量也相如於是避

其所稱為寡人賦之侔齊揣量也 席而起逡巡而揖 善曰孝經曰魯子避席公羊

逡巡却退也 翰曰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

山峙於西域 善曰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 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

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濟曰雪宮岐昌發 在齊故云建東國雪山在西域峙峻也 岐昌發 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 善曰岐周所居昌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 姓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

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為

弘農都尉去官游梁 翰曰言置酒命賓朋也

召延皆招 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善曰漢書曰相

屈之稱 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良曰司

馬相如也末至謂後至也言文章之高故居賓

客之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善曰莊子曰俄而死

頃也 良曰俄而猶 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

少間也霰微雪也 山於周雅 善曰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

霏霏 銑曰北風衛詩皆歌 授簡於司馬大夫

雨雪也王乃感事以歌也 善曰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

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銑曰簡牘也所以書之者授 曰抽子秘思騁子

謂與相如稱大夫者美之

妍辭侔 莫色揣 初稱為寡人賦之 善曰鄭玄周

也說文曰揣量也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

自謂孤寡不穀 銑曰曰梁王語辭也言抽子

深秘之思妍美之辭齊其容色量 相如於是避

其所稱為寡人賦之侔齊揣量也 席而起逡巡而揖 善曰孝經曰魯子避席公羊

逡巡却退也 翰曰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

山峙於西域 善曰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

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

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濟曰雪宮 岐昌發

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 善曰岐周所居昌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

也穆天子傳曰天子游黃臺之丘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負日閔寒乃宿於黃竹良曰時國中大雪曹風以麻人凍穆王作黃竹歌三章以哀之

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善曰毛詩曹風曰蜉蠃掘閱麻衣如雪宋

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也銑曰郢人能

歌白雪之曲郢楚邑名**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袁

丈則表沴麗於陰德善曰左氏傳曰九平地尺

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

臨蒞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臣道也向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也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

不和之氣**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

律窮嚴氣升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于紀又曰孟冬之月天地始

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伏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濟

曰美雪之德請言其初也玄律窮**焦溪涸護湯**

十二月也嚴氣寒氣也升上也

五臣善曰酈元水經註曰焦泉發于天門

作暢**谷凝**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荆

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

温因名湯谷也銑曰焦溪溪名暢谷日所出也涸凝冰**火井滅温泉冰**善曰博物志曰臨印

皆水凍也**火井滅温泉冰**善曰博物志曰臨印火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即滅至今不然又曰西河郡鴻門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温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温泉銑曰蜀郡有火井中常自出火温泉温湯也滅

謂寒而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善曰酈元水經注

火滅也史即熟又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

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蒸

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戶墜觀扉

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融風

裸胡壤垂繒善曰毛詩曰穹室熏鼠塞向墜戶

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林曰繒帛

物名也翰曰北戶向北之戶也墜泥也裸壤

不衣國也至是寒切沸潭不能為涌北於是河

戶加泥以避寒不衣之俗亦垂繒帛也

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霄五臣掩日韜吐霞

善曰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大澤之雲以

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何伏曰河海興

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漠漢書李陵歌曰

往萬里今度沙漠范曄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

漠既定楊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礫文字

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靄亦靄也毛萇詩傳曰掩

覆也於儼切杜預左氏傳曰韜藏也向曰朔

靄蘇浙先瀝而先集壘紛糅女而遂多善曰韓

集惟靄薛君曰靄糞也音英夏侯孝若寒雪賦

曰集洪靄之浙瀝渙推磊以繩索楚辭曰雪紛

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良曰靄微

雪也漸瀝細下貌細者先下後遂紛雜而多

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漶漶

筆奕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氛氲盛貌毛詩曰

苗奕奕善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漶漶廣雅曰藹藹

奕奕盛貌濟曰皆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

飄流往來繁密之貌

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善曰杜預曰薨屋棟

也毛詩曰下土是冒

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際孔從阜旁二小夾日也 翰曰開猶度也隙壁穴也言雪之飛散

委積於薨棟而 初嬈娟於墀庶末縈盈於帷席

善曰嬈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嬈娟脩竹王逸曰嬈娟好貌說文曰庶堂下周屋也釋名

曰大屋曰庶 銑曰嬈娟 既因方而為珪亦遇

縈盈雪輕迴之貌帷幔也 瞻山

圓而成壁 玉壁圓玉 眇隰則萬頃同縞 善曰廣

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達似連璐 善曰廣

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築臺是曰重壁之臺劉公幹清廬賦曰蹈琳珉之塗然即達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 向曰縞庭列瑤

階林挺瓊樹 善曰瑤階玉階也瓊亦玉也瓊樹

名瓊枝 良曰階樹盡 皓鶴奪鮮白鵬失素紈

如瓊瑤矣瓊瑤玉名 善曰相鶴經云鶴

袖慙冶玉顏掩嫫 戶故反 善曰相鶴經云鶴

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白鵬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鵬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古詩曰燕

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嫫與媠同媠好貌 濟曰紈素練也玉顏謂美人顏

如玉也媠美也言此等雖白 若乃積素 五臣未

對雪故皆慙失其鮮美也 若乃積素 五臣未

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 五臣照崑山 善

門中也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翰曰崑崙山玉山也燭龍崑崙山神也常銜燭以照其中言積雪未銷白日鮮明光色爛然燭耀崑崙山之玉也爾其流滴

垂冰緣雷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善曰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

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

曰剖蚌求珠向曰蚌水蟲也內含明珠河伯剖而列之光明粲然流滴垂冰有如此矣至

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五臣作皎潔之儀迴散縈

積之勢飛聚疑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

而備知銑曰勢狀既多歎其不能具述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

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善曰

包氏論語注曰梳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窓也良曰觸

擊也幌窓簾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蕪衣善曰吳錄曰湘

川鄱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魏都賦曰醇酎中山流酒千日論語曰狐

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

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温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鎮又加裘而蕪衣濟曰湘吳出酎酒

也御著也狐貉皮裘也謂兼衣著之酎三釀酒也

也對庭鷓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善曰西京雜記曰公孫乘

月賦曰鷓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翰曰鷓鷓雞也雙舞謂時屬見也雲鴈孤飛謂惠連

仕彭城王離其家親以喻也拆園中之萱草擿階上之芳薇

善無上二句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遇思

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善曰杜篤衆瑞頌曰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毛詩

曰攜手同歸向曰枝葉喻兄弟也惠連累踐霜雪與兄弟相違馳念千里願與之同歸鄒

陽聞之漣莫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

乃作而賦積雪之歌善曰莊子曰子貢漣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

其辭悶然心服之思其妍美以為唱和接賦之末而起歌

積雪焉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

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善曰漢武

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火煙上出也字從黑

翰曰彼開幄帳援引燎燒薰香也桂酒以桂投酒中取香也清曲妙音也又續而為

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醜兮思

自親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醜王逸曰醜著也面著赤色濟曰謂佳人醉

而著赤色願低帷以昵枕念解五臣作禡直紙切珮而禡五

作紳善曰昵近也禡奪衣也孔怨年歲之易暮

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五

作於陽春善曰楚辭曰無衣裳以御冬恐死不

於陽春善曰楚辭曰無衣裳以御冬恐死不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

叔起而為亂

善曰毛萇詩傳曰釋悅也方言曰

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亂

者理也惣理一賦之終也 銑曰言王尋繹吟

說把腕以美其詞使 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今

收叔為亂以繼之

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軟白雪之白也

猶白玉之白也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性

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

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因時與滅言隨

時行藏也 向曰羽玉雖白或輕

或貞不如此雪能與時盛衰也

玄陰凝不昧

其潔太陽曜

五臣作耀 不固其節

善曰蔡邕述行賦 曰玄雲踰以凝結

零雨集之溱溱正曆曰日太陽也 翰曰不隨

玄陰而昧者質正也日既耀不守節者知退也

貞節之道亦因時行息也憑依也

謂上下飄落皆依從風雲而已

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

貞節之道亦因時行息也憑依也

謂上下飄落皆依從風雲而已

值物賦像任

地班形素因遇立汚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

營

善曰任猶因也汚猶相染汚也歸田賦曰苟

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丘嚴平

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銑曰任物像形因

事成立皓然與天地合德何思慮營為之有焉

月賦

善曰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

臣象也廣雅曰夜光謂之月月御謂

之望舒說文日月者太陰之精釋

名日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

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善曰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

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翰曰應劉並魏才子言二子初喪

為賦惜其才端然憂愁以多閑暇此皆假設以辭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

注郭璞爾雅註曰榭臺起屋也於於郭璞爾雅註曰榭臺起屋也

於於郭璞爾雅註曰榭臺起屋也

於於郭璞爾雅註曰榭臺起屋也

於於郭璞爾雅註曰榭臺起屋也

夜半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善曰蘭路

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

王逸離騷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註曰弭按也向曰清肅皆靜也寒

山秋坂並苑中山坂也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車騰風吹弭蓋而上也

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善曰大戴禮曰七月

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日在北陸而戴冰杜預曰陸

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

翰曰濬深崇高也秋時天漢西南斜遠於左界謂日在北道接虛危之次也

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善曰長歌行曰昭昭素明

月輝光燭我牀楚辭曰意欲兮沉沉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闔兮又陳風曰月出嚮兮佼人僚兮良曰暖猶滿也沈吟殷勤習思之深也齊章陳篇謂將作文章也抽

毫進牘以命仲宣善曰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藐然說

文曰牘書版也濟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

幽介長自丘樊善曰聲類曰跪跽也跽奇几切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

范睢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良曰跪拜鄙邊自言東邊幽

賤孤介之人長自丘園藩籬之中樊藩也味道情學孤奉明恩善

說文曰情目不明也銑曰味闇也臣聞沈潛

言闇於道不明於學虛奉明王之恩

既義高明既經善曰尚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沉潛謂地高明謂

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曰

義濟曰沉潛地故稱義高明天故稱經

以陽德月以陰靈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辯終備曰日之既陽德

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秋感精符云擅扶

月者陰之精翰曰日月陰陽之精也擅扶

光五臣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善曰扶光扶桑

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

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暘谷有扶

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郊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翰曰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月盛

於東可代日之明故云擅也月生於西可引玄繼於日之曜故云嗣也英木花也冥闇也

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

善曰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

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

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注曰嫦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犇月論語曰皇皇后帝

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爲天庭翰曰玄兔

月也中有兔象故以名焉娥羿妻嫦娥也竊藥奔月因以爲名月色白故云素娥言照曜帝王

之臺后肉尾朏了他警闕朏斐

月見東方縮朏然朏晦而月見西方也朏月未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曰五行傳曰晦而月

見西方謂之朏朏則王侯奔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蕭鄭玄曰朏條達行疾

貌也警闕謂朏朏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朏魄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

也禮記註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向曰月朔見東方曰朏晦見西方曰朏言視此

警策君王之闕德也朏盛明也鬼初順辰通燭出地明生得宜以示人君謙冲也

從星澤風善曰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

則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澤

則雨也

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善曰

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也齊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

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善曰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

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

翰曰吳謂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李夫人亦夢月入懷而生元后謂淪委其精以昌吳

漢融亦昌也 若夫氣霽計地表雲斂天末善曰說文

也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 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期 濟曰氣止雲斂言晴 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

降澄暉之鵲鵲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

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

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

長門賦曰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良

日瀨水石之急也言秋天清迥月光益明也

列宿掩縹長河韜映善曰楚辭曰若列宿之錯

置說文曰縹繁采飾也毛

詩曰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 向柔祇

日月盛明時列星天河皆韜掩光彩也

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善曰柔祇

天也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說文曰

除殿陛也 銑曰言月之光彩照地如凝雪照

天如水鏡觀宇庭除皆 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

如霜冰之潔也縞白也

收妙舞弛清縣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

於陽阿長笛賦曰磬襄弛縣周

禮曰大夏弛縣鄭玄曰弛釋也宇林曰弛解也

韋昭曰弛廢也 齊曰縣軒懸也厭晝日之賞

樂其夜宴去妙 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

舞廢軒懸之樂

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善曰篁竹叢生也風

去燈燭之所就於月殿井進琴酒 翰曰親懿

秋涼之夜心自淒傷風吹叢篁自成音韻

莫從羈五臣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

秋引善曰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

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游而羈旅之孤更進也

詩曰鶴鳴九臯臯禽鶴也抱朴子曰峻潔獨立

而臯禽之響振也朔管羌笛也說文曰管十二

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向曰聆聽

也朔管謂北胡之笛也言親近懿戚皆不相於

從羈客孤子迭為進見而聽臯鶴胡笛之聲於

是絃五臣桐練響音容選和善曰絃桐琴也

棟音義同桓譚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

為絃吳侯寧賦曰察其風采棟其聲音鄭玄禮

記注曰選可選擇也翰

善曰房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霜間又

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乘

菱發陽阿翰曰徘徊反側貌惆悵聲林虛籟

悲哀貌恨此曲不與知音同聞也

淪池滅波善曰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籟管虛

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

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冷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子游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烈風作則衆竅實

及其止則衆竅虛薛君韓詩章句曰從流而風

曰淪淪文貌說文曰波水涌也濟曰謂風止

林籟虛而不鳴淪文

也池水波文皆滅也

情紆軫其何託愬素皓月

而長歌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愬而長鞠

毛萇曰愬向之也良曰愬向也言情

紆曲軫痛無所依託但向皓月而長歌

歌曰美

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

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

望美人兮未

望美人兮未

望美人兮未

望美人兮未

望美人兮未

望美人兮未

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

湄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騫千里不

能改其處也 銑曰美人喻君子也邁行也君

子行去音信復闕隔絕千里共此明月而已千

里蓋言君臨風歎兮將鳥五臣作焉歎川路長兮不

可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愜兮浩歌向曰臨風

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露五臣作露人衣善曰楚辭

今孰與歸又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

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谿谷多悲風霜露霜人

衣翰曰晞乾也言明月既沒露澤漸乾歲晚

未知所從歸也佳期喻君子微霜喻讒人謂君

子可還退不仕恐讒言將及人也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

五臣作薦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數善曰左氏傳原成

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曰

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毛詩曰無金

玉爾音尚書曰俾我有周無斃爾雅曰斃厭也

濟曰言王善其辭賦故命執事令獻壽進璧

於仲宣也恭敬佩服帶

反覆無厭斃厭也

鳥獸善曰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

鵬鳥賦井序

賈誼善曰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

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傅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鱗矯冲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傳卑土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為不達斯言過矣向曰誼為長沙王傅時有鵬鳥入室巢其承塵而鳴俗云此鳥入人家主人當死作此賦齊死生以自寬也

誼為長沙王傅

善曰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拜為梁王傅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濕國三年有鵬鳥

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妖不祥鳥也

善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域濟曰祥善也鵬鴉皆不善之鳥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五臣無長沙二字

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善曰韋昭曰謫謫也自廣自寬也良曰其辭謫責也天子責之使居長沙卑濕之地

曰

單闕鳥之歲兮

五臣無

四月孟夏

善曰爾雅曰太歲在卯曰

單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翰曰太歲在卯為單闕

庚子日斜兮

五臣

無兮鵬集余舍

善曰李奇曰日西斜時向曰斜謂日晚

止于坐

隅兮五臣無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善曰李奇曰閑暇不驚恐也萃集也 銑曰隅坐角也貌鵬鳥容貌閑暇不驚也異物則鵬也

萃集也私心 怪其何故也發書占之兮五臣無識言其度曰

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善曰

曰識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識問于鵬鳥也 向曰發徵驗之書言怪異之度于鵬

謂問 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

期善曰淹遲也速疾也謂死生之遲疾也 濟

咎也言遲速之度 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

言請對以臆善曰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 良

曰善無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活鳥流而遷兮

或推而還善曰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如

無休息 翰曰萬物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

善曰韋昭曰而如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如

言形氣相授與 如蟬之蛻皮 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善曰

不可分別也類監曰勿穆微深也鵬冠子曰變

化無窮何可勝言 向曰勝盡也言深微之理

不可盡能備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善曰鵬

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 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脩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而禍來也憂喜聚

門兮吉凶同域

善曰鵲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聚亦聚也董仲舒云

弔者在門慶者在廬今言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域也 濟曰有喜明必有憂憂喜吉凶如身

影之相隨故 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

兮句踐霸世

善曰鵲冠子曰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

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勾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

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士

挑戰射傷吳王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

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不聽

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

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卑辭厚禮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

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敢告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

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許越

平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

留圍之二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乃自蔽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

處曰棲越滅吳稱霸 良曰吳王夫差破越越王

王勾踐棲於會稽山吳自謂疆盛後卒為越王

勾踐敗而滅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 善曰應劭曰李斯西

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被五刑 翰曰李斯取相位是成功後為趙高所讒

卒被五刑而死 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傳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

為刑也武丁殷王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曰善

名求之以為相字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

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贊曰糾絞也纏

索也鷓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纏也向曰糾命

不可說兮孰知其極善曰鷓冠子曰終則有始

曰禍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

止也銑曰人之命終則有始誰能知其極

水激則旱臣作悍今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

振五臣盪相轉善曰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為

化鳥有常則乎鷓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精神廻薄振蕩相轉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

旱翰曰水矢以飛流不閔為通利若觸物激

怒勁速更增悍遠言人因禍之激而至於福因

福之激而至於禍回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善

薄震盪相轉無常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韋昭國

語注曰蒸升也良曰禍福相生如雲起雨降

紛錯大鈞播物兮埤鳥無垠善曰如淳曰

不止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

之造器也其氣埤非有限齊也良曰鈞輪

也言天地輪轉萬物生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

預謀善曰鷓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

慮謀濟曰言天之與道其理深遠不可預為思

度也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善曰鷓冠子曰遲

翰曰言命有遲速何能知其時哉且夫天地為

鑑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

息兮五臣無安有常則善曰莊子子黎曰今一

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莊子曰人之生也氣

之聚也聚為生散為死鵬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

其時向曰以鑄冶為喻鑪也工巧人也言以

天地造化陶鑄萬物合而成形散而歸無形自

無生無自形出消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善曰

息之理安有常哉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

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日變化反覆

無始無終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音團 善

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搏持也言人生忽然

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揣晉

灼曰許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已

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

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量與晉

灼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

膠柱在此賦訓搏為量義似未是至於合韻全

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搏字如淳孟康義為是也

鵬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搏也

齊曰變化遷轉偶而為人何足引持以自矜惜

控引搏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善曰患音還言

持也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

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良

曰言人死化為異物此 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

善曰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鵬

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良曰小智惠之

人自私愛其已賤於萬物獨貴我之為人也

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善曰鵬冠子曰達人大

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

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翰曰通達之人以理觀之萬物不殊於已故云

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物無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善曰列子云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

不可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臣瓚曰曲身從物曰殉夸者死

權兮品庶每生善曰鵲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

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銑曰自矜夸其名者死於權利也眾品皆貪生惡

死怵迫之徒兮或趨娶西東善曰孟康曰怵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濟曰俗人大人不

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善曰

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良曰言至人不曲私於身意與變

化齊同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之拘束也至人遺物兮獨與道

俱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鵲

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翰曰至人能遺去物累與道俱行眾人

惑惑五臣作兮好惡積億善曰李奇曰惑惑東

萬億也鵲冠子曰眾人惑惑迫於嗜慾向曰或或猶東西也眾人趨利東西有好惡積億言

多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

然自喪平聲叶韻善曰文子曰得天也之道

無為者道德之至也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

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

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

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

之自喪銑曰至貞之人其性靜漠絕去人事與道遊息離智慮遺形體超然如喪忘其形體

耳 寥廓忽荒上 今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

遲則止善曰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

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

小洲也坻或為坎又曰易大明則仕險難則隱

鶡冠子曰乘流以逝 良曰寥廓忽荒言空無

著也言真人無著與道同翱翔而已亦猶木之

浮水行止隨流 縱軀委命兮五臣無 不私與已

也坻小洲也 善曰鶡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 其生兮若

浮其死兮若休善曰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

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善曰莊子

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鶡冠子曰泛泛乎若

不繫之舟 銑曰深淵無波散舟任運真人用

心不搖動無趣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五

臣 無此二句善曰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

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莊子曰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遊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善曰莊子苑風曰

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

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良曰有德之人無災累 細故蒂芥兮何足以

疑善曰鶡冠子曰細故裂蓊奚足以疑裂蓊與

蒂芥古字通張揖子虛賦注曰蒂芥刺鯁也

良曰細故小狹之入也蒂芥怵惕也言小狹

之人怵惕於災變何足與言疑蒂之入也

鸚鵡賦并序 善曰山海經曰黃山有鳥

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脚指

前後各兩鴟一作鸚莫口切

三

三

彌正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彌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辨而尚氣

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丸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

亦

賓客大會獻鸚鵡者舉酒

於衡前曰彌處士

善曰應劭曰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銑曰舉酒

勸酒也處士隱者之稱

今日無用娛賓

良曰無諸戲弄竊以用娛樂賓客

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

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善曰老子曰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向曰使四坐之人觀衡之文詞以為榮也

衡因為賦筆不

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擬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

含火德之明輝

五臣作暉

善曰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

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紫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殷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鷄火之體翰曰鸚鵡出西域黃山也靈異也擬特也出自然靈異之姿容西方金也質寄於西故云體金精也朱鳥南方火性辯惠而能言今也鳥皆稟之故云舍火德也

才聰明以識機

善曰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弼周易注曰機者事之微

也故其嬉

許其遊

高峻栖峙

五臣作峙

幽深飛不妄集

翔必擇林緝趾丹紫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

交好音

善曰說文曰嬉樂也峙立也說文曰緝深青而揚赤也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

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咬咬鳥鳴也毛詩曰覯皖黃鳥載好其音良曰嬉戲峙立也緝青色

趾足也綠衣謂毛綠色曾前翠色故云翠衿咬咬鳥聲

雖同族於羽毛固

五臣作故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

五臣作之等美焉比德

五臣作翼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

嘉命虞人於隴坻

禮

詔伯益於流沙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

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

餘波入于流沙向曰心智異於衆鳥也可以匹鸞鳥鳳皇之美銑曰偉美也謂美其聲音

儀表可以嘉善乃命山澤之官求之於隴坻流沙也隴坂名流沙地名

跨崑崙而

播弋冠

去

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

之所加

善曰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

以得鳥也翰曰跨度也言度擬崑崙雲霓之高以張羅弋也網維雖廣所中者不過網之一

目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

五臣作迫之不懼撫

之不驚寧

五臣作能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

善曰

鷓鳥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註曰植志也鷓冠子曰迫之不懼足以知勇毛詩序曰君子全

身遠害 向曰植生也言能守生故安傳 故獻

於守順從遠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

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

喪侶閉以彫籠翦其翅羽 善曰鷓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禮記

曰離羣索居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鳥之有乎然籠所以盛鳥說文曰翅翼也

良 曰傷肌謂傷鳥肌肉者則被刑戮歸窮言此 流

鳥迫委性命於人也籠閉鳥器也彫彫飾也

飄萬里崎 大 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 善

曰善 岷蒼曰崎嶇不平也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

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龍西蓋因山立名也

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一曰障亭障也

齊曰崎嶇傾側貌言飄流遠來涉越岷山邊障

載經 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

冬夏

逢患猶棲遲以羈旅 善曰有以託意也時為曹

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 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郅都曰已

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也毛詩曰衡門之下可

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羈旅也

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

翰注 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

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村 本 陋體之腥臊亦何勞

於鼎俎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

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楚 辭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毛詩

曰予忖度之國語舅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 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銑曰矧

况擾柔也况鳥微賤能順柔安處也自度體陋 而又腥臊不堪鼎俎 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 之器應不至被害

險巖

平聲五臣作戲 善曰禮斗威儀曰天其

然蕪穢而險巖王逸曰險巖顛危也 良曰祿

命天命也其天命衰薄奚何也何期如此遭時

難 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 善曰周易孔

生則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 濟曰豈自發問也豈為言語以階禍亂

邪將復為事不 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

密以致危邪 善曰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

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伉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

生別離 翰曰 匪餘年之足惜慙眾雛之無知

伉儷夫婦也 善曰爾雅曰生蠟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總

名曰雛也 向曰言此餘命不足憐慙其眾雛

未有所 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

識也 之不到恥才能之無奇 善曰毛詩曰命于下國

名者實之賓 向曰名聲名也實 羨西都之沃

所能也取其才能無異不副聲名 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

斯 善曰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

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 北風越鳥巢南枝 銑曰西都西京也今於此

愛西京沃壤是知苦樂異宜也言感彼鳥馬之 懷代越而鸚鵡思西歸故每言長安樂是也

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 月其帝少昊其神蓐

收 良曰少昊西方帝也蓐 嚴霜初降涼風蕭

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

收典秋之神整轡御秋也

嚴霜初降涼風蕭

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

以顛頽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毛詩曰哀鳴嗷嗷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

靡不激揚荅賓戲曰夕而顛頽也濟曰言秋風動長吟哀鳴思彼羣遊其聲激切容貌顛頽

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棄妻

為之歔歔

善曰毛詩曰涕既隕之毛長曰隕墜也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

辭注曰歔歔啼聲翰曰放臣謂得罪見逐遠國者棄妻謂夫放之歔歔悲也感平生

之遊處兮若堦 喧 箎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

胡越之異區

善曰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箎

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箎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向曰感平生

雌雄遊處如壎箎相須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若胡越異域矣壎箎並樂器相和者也胡

在北越在順龍五臣以俯仰闕戶牖以踟

踟也王楚辭註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牖穿

壁以為牕也韓詩曰搔首踟蹰薛君曰踟蹰躅也銑曰順從於籠檻之中窺視人之戶牖

思其形也踟蹰將飛貌想崑山之高嶽五臣思鄧林之扶

疏五臣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

而弗果徒怨五臣毒於一隅善曰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

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疎韓詩

外傳蓋乘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持者六翮耳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翰曰思遊

山林顧其翼之殘毀而所懷不遂徒怨痛一隅而已隅方也苟竭心於所事

敢背惠而忘初

善曰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辭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良

曰且盡心所事豈敢背惠忘其初始也

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

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

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善曰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論語子曰守死善道

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遷書曰効其凝愚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良曰託命委身當守死報

德盡辭效愚恃其盛恩既過庶其還久而不變也

鷦鷯賦

并序善曰毛詩曰允彼柅蟲詩義疏曰柅蟲今鷦鷯微小黃雀

也鷦音焦璞注曰即鷦鷯也自關而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一云巧婦又云女匠

張茂先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

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後詔加右光

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銑曰華有感作鷦鷯賦

以此鳥小而能安也

鷦鷯小鳥也

五臣無也字

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

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善曰漢書音義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

曰陰陽轉易以化成生也良曰生

色淺體陋

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善曰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

莫之害濟曰言毛色淺惡形體醜陋既居處卑下故物無害也繁滋族類乘

去善曰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遊向曰四馬目乘

言族類滋繁故居必乘遊乃匹也翩翩然有以自得五臣作彼

鷲就鷲鷲昆鴻孔雀翡翠善曰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雛說

文曰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鷲雕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鷲狀如鶴而大漢書音義

應劭曰雉曰翡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或陵大於翠頰監曰鳥名別異非雉雌異名也

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背距

足以自衛善曰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塞門王

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飛同字書曰冲中也呂

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瓜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背距為刀鉞翰曰赤霄至高也絕垠至

遠也言大鳥等或生絕遠或能冲天背距之利足以自衛護然皆負矰纓繳

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善曰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

羽毛銑曰鷲鷲可以贊而鷲鴻可以食孔雀翡翠可以飾皆以有用於人而負矰纓繳以為

鷲鷲無患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

喻大銑曰喻大謂以人可以退身守愚以保其生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善曰易注曰天地造生萬

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遥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

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惟鷲鷲之微禽兮亦萬類濟曰播布種類也

攝生而受氣

善曰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

攝養也

育翩翩綠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

善曰字林

曰翩翩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

良曰育養也

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

善曰左氏傳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不為俎鷹鷂之過猶俄翼兮

善無尚可懼於罟

衝罟音尉善曰左氏傳然明日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鷂也

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兒罟罟皆網也

傾翼而過罟罟會蒙龍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

不翕習

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蒼草樹蒙龍翕習盛貌

飄颺高飛貌翕習急疾貌言遊集不過蒿草飛翔不高不疾也

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

善曰莊子

林不過一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齊曰粒米也言小而易容給也

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荳蘭

良曰盤樂也

無滯闕是處可樂故無常不以荆棘

動翼而逸

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

善曰鶡冠子曰

往來淮南子曰守道順理向曰不擇處故易安逸任命順道故不為物患也

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

不飾表以招累

善曰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

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左氏傳曰虞

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而悔之曰周任有言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馬用此以賈其害杜預

曰賈賣也向曰懷寶者人必害而取之如以

寶賈人之害也言此鳥不懷寶賈靜守約五臣

害不以毛彩自飾故不招其累也

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

於世偽善曰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

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曰矜淮南子曰

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老

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

之性也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

其術尚為害真性傳毅七激曰排挫禮學譏諛

世偽濟曰言能守性不自矜持動不

煩處任自然資用不為人詐偽所誘

鵠五臣於雲際善曰穆天

鵠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鵠亦能食麋鹿山

海經曰輝諸之山多鵠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

有角鬪死乃止出上黨言因紫距而為人用也

良曰雕鷗二鳥以紫距之大肌肉之充皆為人

所鷓鷯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

鴈又矯翼而增逝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

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翻淮南子曰鳳

皇曾逝萬仞之上翰曰孔雀翡翠晨鳧皆鳥

名言其藏竄幽險遠裔之處

咸羨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

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善曰文子曰羽

翼美者傷其骨

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淮南子曰鴈

銜蘆而翔以避繳抱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

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為世大戮銑曰咸以肌肉羽毛可用無罪為人所斃斃死也鴈自南向北以體充不能高飛常銜蘆以避繳然終為時人所殺蒼

鷹鷲而受縶五臣作薛鸚鵡惠而入籠善曰李陵詩曰有鳥

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逸楚辭注曰縶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雕籠濟曰

鷲猛也鷲猛也屈猛志以服養塊對苦幽繫於九重善曰淮南

子曰塊然獨處楚辭曰君之門兮九重謂君門也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

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丁之高松善曰鍾岱二山

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

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向曰鸚鵡變音聲以順人之旨趣摧羽翮以為人用也鍾岱

二山名出鷹隴坻出鸚鵡言戀慕所遊之林松也雖蒙幸於今日未若

疇昔之從容善曰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

書曰從海鳥鷄袁鵠居避風而至善曰國語曰

容以和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

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翰

曰鷄鷄避風於魯東條枝五臣作支巨雀踰嶺自致

善曰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提挈萬里飄

鳥良曰條支國名漢時貢大雀提挈萬里飄

飄逼畏善曰漢書曰左提右挈銑曰提挈萬里飄也字陰陽

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五臣無

陶蒸萬品一區

善曰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蒸氣出貌 濟曰體大鷄鵝

也形環謂巨雀也

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鷓鴣巢於蚊睫

接大鵬彌乎天隅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

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鷓鴣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

曰鷓鴣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向曰舛錯不齊也言大小不齊種類雖繁其類各殊

也鷓鴣微蟲也巢於蚊子之睫 鵬大鵬其翼滿於天之一隅也將以上方不足

而

五臣無而字

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

其小大之所如

善曰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莊子北海若曰以

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而差數觀矣歸田

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銑曰上方鵬鳥下比鷓鴣也徧天壤遠觀之大小好惡竟不知其所

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三



香宇客舍重校

